



在一个村子裡

在一个村子里

[羅馬尼亞]瑪林·普利达著

楊 友 章 魁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Marin Preda
IN A VILLAGE

"The Book" Publishing House,
Bucharest, 195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牌楼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部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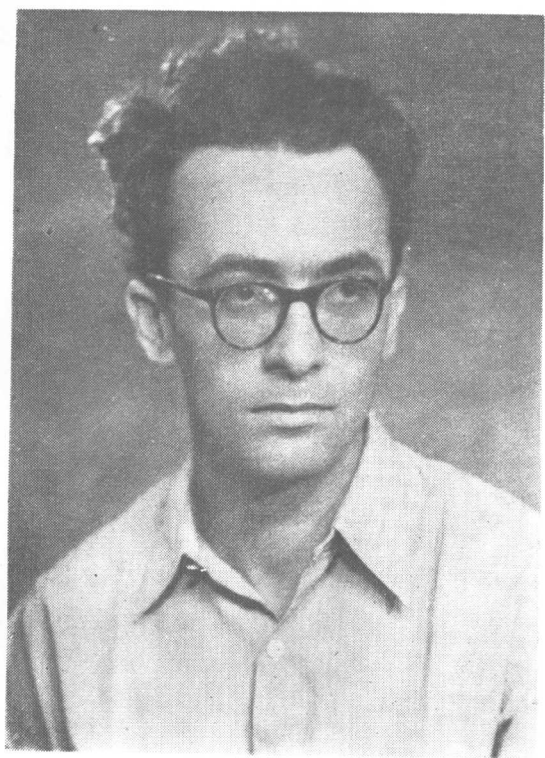
*

书号663 字数14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frac{3}{16}$ 插页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6) 0.70元



作者像

13132.0 1/67

第一章

头天晚上，爱利叶·巴布上床睡觉的时候已经累得要死，但这时一觉醒来，眼神很足，心里也觉得挺舒坦。“怎么，早上啦！”他吃惊地对自己说。他想把老婆叫起来，再一想还是让她多睡一会儿吧，天才亮哩！

他出了走廊，慢慢地向园子走去。他的脚步很轻，就连那只挨着走廊睡觉的大狗也没觉察出来。他在屋檐底下呆了一会，然后又悄悄地、一声不响地走进了马棚。其实他还在棚外，牲口就觉着了。他一走进去，它们就低低地、几乎像人的声音似地嘶叫着欢迎他，并且不耐烦地用头撞着马槽，好像说：“来吧！主人。快点啊，我们饿了，我们等了很久了呀！”

“咳，咳，闹什么！”爱利叶生气地说，一面就把牲口的头拨开。“别挡住我！”

他爬上马棚的梯子，从阁楼上把两捆干草扔下来，刚好扔到马槽里。然后他开始用马梳子给马梳起来。马不愿意让他梳，便你挤我我挤你地想躲开他。

“讓我給你一下尝尝，辛姆費爾，我讓你知道厉害。”
愛利叶威脅地說。“等我把你送到了那兒，看你怎麼辦？
你这个懶骨头，他們會治你的。我才不來幫你，管你呢！
你希望我別把你送去，是不是？可是我一定要把你送走，
沒有二話說。”

其實，辛姆費爾才不在乎人家把它送到那兒去呢！它
滿不在乎的把鼻子和嘴拱在草堆里，大聲地噴着鼻息。梳
子碰到了它肚子底下敏感的地方，它生氣地把馬鬃豎立
起來，用尾巴打了愛利叶一下。

過了一會愛利叶從馬棚中出來。他瞧見老婆已經起
來，孩子也已經準備出去放羊了。他坐在走廊上對孩子講
了一些要他小心之類的話……

這時，他老婆也來到走廊上挨着他坐下，在一隻裝滿
帶子、破舊襪子、袖口和毛綫团的口袋中翻找東西。

“喂，吉爾金娜，你怎麼說啊？你同意嗎？”沉默了半晌
之後愛利叶狡猾地微笑着問。

規章上是這麼說的：誰要想參加集體農莊必須得到
老婆的同意，就是說，她也得簽名。

“當然，我同意。可是，你瞧吧，你連襯衫都穿不上
啦！”吉爾金娜沒好氣地回答。

她知道找不着她想要的東西了。昨天晚上她把愛利
叶最好的一件襯衫洗了一下，可是，這件衣服也已經不經
洗了，一下子肩膀上就給撕破了。這會兒她想找一塊布打

补丁，可是总找不着。样样东西都已经穿坏、磨破、爛得不成样子了。

她望着坐在走廊上的爱利叶，望着他那寬大的、有力的、有一点驼了的后背……“老天爷，”她想着心里就难过，“要是他没有力气干活了，我和他怎么办呢？他連一件好襯衫都沒有了。我每天給他吃的只有酸模草，可他得干多少活兒呀……”

“爱利叶，”她用几乎听不見的声音說，兩臂落在那一堆破布中。“咱們怎么办呀！你的襯衫破了，可是我找不到一塊布来补。”

她觉得非常慚愧，簡直不敢出口。爱利叶沒作声，她以为他生气了。她难过得心都碎了。她垂头丧气地坐在那一口袋破爛的旁边，不知怎么好。

爱利叶好像全沒有听见女人說的話，沉默了很久后說：“噢！咱們就这样开始了，吉尔金娜。我要走了。我等着有人从这兒路过时一起走！”

“瞧，那兒有人来了。”他伸着脖子瞧着路上，突然說道。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向大門。吉尔金娜吃了一惊，連忙站了起来，焦急而緊張地望着他。显然她是在想心事，想着什么她一时还摸不清楚的事兒。她想得那么出神，張着嘴，好像板着臉似的。

爱利叶·巴布走到門口时，她急忙从走廊上赶下来

追上了他。

“等一等，爱利叶，”她攔住了他，很不安地說。

“什么事，女人？”他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轉过身来問。

“你怎么能穿这件襯衫走啊？”她吓得要命地說，真好像他們兩人就要有大禍临头似的。

爱利叶·巴布只好回去。她說得对，他是沒有換襯衫啊。吉尔金娜又急又喜地跟在后面，好像剛躲过了一場禍事似的，

在过道里，爱利叶解开了褲帶，小心地把襯衫从头上脫了下来。这时，吉尔金娜已經在箱子里翻了一陣，找出了一件女罩衫。她手里拿着罩衫，站在那兒，拿不定主意：到底从哪兒扯下一塊来呢？从袖子上还是背心上扯？她只有这一件能用的罩衫了，可是这会兒已經沒有工夫犹豫了，她毅然地扯下一只袖子，撕成一大塊。她拿起他丈夫那件洗破了的干淨襯衫，开始又快又巧地縫上去。

“你干的什么事，女人？把罩衫撕了？”爱利叶瞪着眼問她。

“没什么，反正这也穿不得了，”吉尔金娜回答說，忽然变得倔强起来了。

“真不像話，”她心里說，“他都累掉了一層皮，可連件襯衫都穿不上，这是一种什么安排啊！”

然后她大声說：“爱利叶，我不是总問你，这算什么安排？为什么他們不給工錢？去他們的賬目吧！他們总說

迟早要算清楚的，可是到今天还没算清楚。”

爱利叶·巴布光着上身坐在門坎上，等着老婆給他补襯衫。

“你到底是在作針綫还是在算賬呀？”他不耐煩地問。
“这会兒可沒閑工夫算賬。”

“你不知道你沒穿的了嗎？”吉尔金娜提高嗓門，生气地說。“要是他們这样子下去，什么都不給，你可怎么办？我拿什么給你买件襯衫呀？你真打算光着身子出去嗎？”

“他們早晚会付的，你別担心吧……”爱利叶答不出話，只好这样咕嚕着說。

事实上，她是对的：他們給国营农場做工，到現在还没有拿到报酬。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等吧，我們一定要付工錢的，可是我們現在沒有錢。”农場的人总是跟他們这样說。

“他們当然会付錢的，他們又不是瘋子，”爱利叶說，瞧着老婆給他縫襯衫。“也許他們把賬目搞乱了，”过了一会，他漫不經心地說。

“他們怎么能整整一年还弄不清賬目呀！要真是这样，你應該帶着一根棍子，去教訓教訓他們別再弄乱了。”

吉尔金娜气得把襯衫揉成一团，扔在床上，徑自出去干活兒去了。看她那模样，不再多嘮叨兩句，憋在心里实在难受似的。

爱利叶·巴布穿上襯衣，作了个鬼臉，假裝作出对襯

衫很不滿意的樣子：

“你干些什麼呀？胳膊窩底下還是濕的呢！”他叫起來。

“不要緊，穿在身上干得了！”吉爾金娜在過道中回答。

她這時已經盡力把那些煩心事兒忘了，走進來仔細打量着丈夫，看看那补丁補得怎麼樣。她撿去了他身上的綫頭，又把臉靠着他的背，用牙齒咬掉一根綫頭，然後忙着去干自己的活兒，不再理會她的丈夫了。

愛利叶把褲帶扣緊，仔細地打量自己一番。

“現在穿上了干淨襯衣，也該洗洗干淨才行！”他走到老婆那間屋子里去，請她給他一壺熱水。他盥洗完了，就去拿他的帽子。這頂帽子是他六年前用兩蒲式耳的小麥子買來的。他拿了起來，開始刷它。怪事！他這一刷，不但沒干淨，髒漬倒反都現出來了，越用勁刷，上面的髒點子越變越白、越來越大。天呀！實在沒有辦法。愛利叶不慌不忙地往上面唾些唾沫，髒點子到底刷淨了。

第 二 章

這時，日頭已經老高，柔和的陽光晒得村子里暖暖和和的。秋天就要來了。愛利叶從屋里出來，來到走廊上，

靠着牆。他想等有人从这兒路过，好一塊兒走。他沒等很久。一会儿就来了兩個人。那是蕭巴努兄弟，一个叫維沙利，一个叫乔治，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們从小就在一起，三个人一塊兒在公共牧場上放羊。不，本来不止他們三个，还有一个……，是的，还有一个，可是他跑掉了，他們再也沒有听到他的消息。

“維沙利，乔治，你們两个上哪兒去呀？”他像是不知道这兩人上哪兒去似的。

蕭巴努兄弟沒有停下来，也沒有理他。其中一个漫不經心地說：

“你好，爱利叶，老伙伴？”

“你們上那兒去嗎？我跟你們一塊兒走。”爱利叶一面說，一面赶忙走出了院子。

他得紧赶才能追上他們，因为他的这两个朋友一面談着什么，一面不停地往前走。

“爱利叶！”吉尔金娜从走廊上叫他，“也許你在那兒能碰上沃依克·吉奥丘耶，問問他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給咱們棉花。”

“唉！这些女人！”爱利叶伤心地想。“她們的念头总跟咱們的不一样。”

“維沙利 你們两个觉得斯坦古怎么样？你們听說沒有，他又不想参加了？他見了什么鬼呀？”爱利叶問他的朋友們。

蕭巴努兄弟彼此看了一眼，沒有說話。他們剛才正在議論斯坦古，但是並不想把他們的想法告訴愛利叶。

“真是！還有潘達利達，”愛利叶繼續說。“起頭他說他要參加，可是前兩天我聽說他老婆反對。你們聽說過這樣的事情嗎？你們覺得他們怎麼樣？”

蕭巴努兄弟剛才也談起了潘達利達，可是仍舊不理會愛利叶，沒有回答他。

“……後來我告訴他，總得想想大伙兒。大伙兒會怎麼說呢？”維沙利·蕭巴努大聲說。

“怎麼？迪戴爾怎麼啦？還有沃衣克·吉奧丘耶呢？”喬治·蕭巴努舉起手嚷了起來。

愛利叶·巴布听不懂他們說的什麼，但卻很注意地听着。

“我跟他說了迪戴爾，沃依克·吉奧丘耶和另外那些人的事情，還告訴他我們反對這件事情。”

接着是一陣沉默。蕭巴努兄弟走得很慢，像是有心事的样子。愛利叶·巴布還是不明白他們在講些什麼。他願意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末他也許同意他們。他想准是關於集體農莊主席的事情，有人說過巴迪爾夏不行。

“什麼，巴迪爾夏？”他熱心地問。“他並不壞啊！”他以為這樣說，准能讓他的朋友們听着高興。

維沙利·蕭巴努和喬治·蕭巴努裝作沒有聽見。他們

把头掉开，好像爱利叶说了什么蠢話似的。

“我还没有想到誰应该当主席呢！嘿！”爱利叶說，自己也有点吃惊。“巴迪尔夏嗎？的确，巴迪尔夏是不行的。”爱利叶又有了这么一个念头。

“說真的，你們錯了。”爱利叶滿不在乎地說，“咱們往后瞧吧，咱們看看恩吉尔怎么說！”

“恩吉尔！这跟恩吉尔有什么相干？”維沙利·蕭巴努粗魯地大声說。

这时，他們已經离人民會議不远了，因此蕭巴努兄弟覺得用不着讓爱利叶知道他們对选举主席的想法了。他們的样子又庄严、又生硬。一到人民會議他們就到人群中找人去了，不再理会爱利叶·巴布。人真不少。只有爱利叶·巴布和另外兩三个人是光脚，并且只穿着襯衫，別的人都穿着短外衣或馬甲，脚上穿着靴子或是草鞋。可是誰也沒有爱利叶·巴布那样干淨，他穿着那件剛洗过的、背上打了补丁的襯衫，头上戴着那頂新刷过的帽子。

他的兩個朋友一走，爱利叶·巴布就开始打量旁边的人們，并且轉过身去，和几个人打招呼。他睜大了眼睛，一瞬也不瞬地望着人們，好像說：“你們瞧見我沒有？是我，爱利叶·巴布！噯，你們要說什么呀？”

事实上，誰也沒說什么，但他并沒留意这个。他站在几个人的面前，热心地望着他們，他的臉由于極大的喜悅，發着光彩。

“啊！你在这兒呀！爱利叶，老家伙，”有人說。这个又粗又壯的嗓音几秒鐘的工夫傳过人群，沒有人听出来这是誰的声音。

爱利叶轉过身去想找到这个跟他說話的人，可是他認不出是誰。

“你好，老家伙，到这兒来！”这个粗壯的嗓音下命令說。这一次爱利叶想起沃依克·吉奥丘耶的嗓門是这样的。

他急忙走到他那兒去。沃依克身边圍着好几个人，蕭巴努兄弟也在內。大家真以为沃依克叫爱利叶去有什么事情要告訴他。可是爱利叶走近时，他什么也沒說；不但如此，他还一轉身，把爱利叶丢在一边，丢在这一群人的外边了。

人越来越多，大伙兒也越来越兴奋。这和爱利叶·巴布心里的兴奋不一样，很难說是怎么样的一种兴奋。人們談論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却很少談到他們到这里来所要做的这件事情。

在很大一群人中間，有一个人在說——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有一天他一不小心用斧头砍着了手指头，他帶着这个掉了一半的手指头到医院去，在开刀的时候医生和他說个不停，問他是不是想和女人談戀愛之类的話。他知道医生是为了讓他不覺得痛，所以故意和他說話的，他很生医生的气，对他說：“来吧，切掉算了，去

他娘的。”那人又仔仔細細地講他怎样慢慢好起来，并且把那个手指头举起来給大家看，还搖晃了好一陣子，說現在没什么了，倒反觉得这手指头比別的手指头更好似的。这时，有人就說，要是这样，他应当拿起斧头来再砍掉几个。“你剛說的事情可真像某某人的事，他有一天……”笑声一停下来，有人又接着說。

爱利叶·巴布觉得侷促不安，他不像別人似的会隨便閑扯点什么。他那坦率的样子讓有些人觉得难为情，事实上他們不断躲开他，假裝沒有看見他的样子。

“咱們还不知道事情会弄成什么样子呢，不过咱們高兴有了指望。是啊！在这事情上咱們是充滿希望的。可是还得走好長的路才能达到目的呢，所以咱們先別乐得昏头昏腦啊！来吧！咱們最好談点別的吧！”他們之中許多人都这样想，可是他們沒想到應該告訴爱利叶，讓他也这样想。要是爱利叶滿心欢喜，他們干什么去扫他的兴呢！而且說不定爱利叶是对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很难說，也許他已經知道点什么……。

其实，爱利叶·巴布并不比別人知道的多，有些事情，像集体农庄主席的选举等等，他根本不懂。对他說来，最主要的是他們將要开始一种过去沒有过的生活……他們將一塊兒耕地、播种、收割，并且根据每人的劳动来分配收入。可是这一切究竟怎么作，要是出了漏子，該由誰来負責，所有这些事情，爱利叶似乎觉得是不必操

心的。最主要的是过去那种生活快要連根推倒了。从今以后，人們之間再也不是根据誰有多少地，誰院里有几匹馬，几头牛或几只猪来彼此衡量、彼此往来，而是根据人們在即將开始的新生活中的劳动和行为来建立友誼了。爱利叶知道人們从来都不把他看在眼里，就是現在，人們对他也还是如此。他的朋友們，特别是蕭巴努兄弟，甚至并不掩飾，他們覺得自己既聰明、能够自立、又有身价。他們跟爱利叶完全不同，比他高明多了。但是，爱利叶知道事情并不真是这样，只有在另一种生活中才能真正看出你是怎样一个人。他就要参加集体农庄，盼望着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他的夢想……集体农庄！那他們就能多生产。是的，生活要变，習慣要变，沒有人再会夸奖二流子了，窃賊将会受到懲罰，那些習慣于靠着別人的劳动来生活的人將被迫懂得怎样去过誠实的生活。

“喂！爱利叶，到这兒来！”沃依克·吉奥丘耶的喊声使爱利叶从沉思中惊醒。“在那兒閑着嗎，呃！去給我买点烟草！”

沃依克·吉奥丘耶把家当都穿出来了，那就是說他穿得像城里人一样——一套黑色的西裝，像个牧师似的，打着一条絲領帶。他拿出錢包，刷的一下抽出一張新的一百列伊的票子。他把票子放在爱利叶的手里，拍拍他的肩膀說：“快去吧！我这兒忙着合并土地呢，我还得馬上去开会。把烟草給我送到党組織的办公室去吧！”

沃依克·吉奧丘耶說完了就轉過身去繼續和巴迪爾夏以及周圍其他的人說話去了。愛利叶·巴布手里拿着那張鈔票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他那對睜得大大的眼睛迷惑地慢慢睜了睜。

巴迪爾夏見愛利叶沒有動，說道：“去吧！你等什么呢？”

沃依克·吉奧丘耶突然轉過身來，吃驚地看着愛利叶。幾個月前，愛利叶和老婆在採棉花的季節，曾經給他作過工，那時候，他哪兒沒指使他去過！

“怎麼啦！見了什麼鬼！”沃依克·吉奧丘耶生氣地說，從愛利叶手中把鈔票一下子抓過去。“斯坦，你去吧，快跑去給我買包煙草！”

斯坦是人民會議的通訊員。他搖搖頭，指了指人民會議，意思是說他不能去，他是人民會議的通訊員，主席說不定隨時要喚他。

“把錢給我，我去。”一個個子挺小，沒有刮臉，鬍子讓煙熏黃了的陌生人說。“可是，你得給我一點……”

愛利叶·巴布還在睜眼，不明白怎麼會有這樣的事。他覺得又經歷了一次使他心酸，使他覺得自己的靈魂讓人踩在腳底下的遭遇。沃依克·吉奧丘耶把他當成僕人。他搞不懂。沃依克也在參加集體農莊。為什麼他還不明白他再也沒有權利利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別人呢！